

新年的热闹与安宁

□ 房尘洁

新年留给我最深的印象,是极寒天气里集市上热闹的场景。小时候,最盼望的就是临近年关,坐在颠簸的驴车上和父母去赶集。平日里不舍得给我买的红绸子头花、大白兔奶糖、好看的新衣服,我都可以在这一次赶集中得到满足。父母把一年里辛苦攒下来的钱掰成好几瓣来满足我的愿望。我也有一分一分的零花钱,上学放学的路上,会捡一些铁钉、铝线,然后攒起来卖了换钱。

赶集的头天晚上,我把零钱数了又数,小心翼翼地揣在口袋里,夜里梦见冰糖葫芦在向我招手。

早上很早就起来了,透过窗花往外望去,只看见灰蒙蒙的天,像一

块浸了油的布。年关的集市上,不怕冷的人们摩肩接踵,卖货的吆喝声此起彼伏。也就是这么几天,人们不吝掏出皱巴巴的票子,去换取盼望已久的商品。

一锅包子熟了,香味伴随着热气弥漫开来,钻到大小孩子的鼻子里。那边的炖肉也好了,肥瘦相间,色泽诱人。油条在油锅里翻滚着,黄盈盈的鸡蛋羹也上桌了。父母领着我,一路走、一路吃、一路买。嘴边的油渍用袖子一抹,变成了黑亮黑亮的记忆。回家以后,父母把生肉放到外面的大缸里冻起来,把各种小零食锁在柜子里,把新衣服用花布包起来,然后在我的望眼欲穿中,等待着新年的姗姗而来。

记忆里,新年总是来得特别慢。长大以后才知道,等待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,因为在这过程中,提前感知并细细咀嚼了年的快乐。所以,过年更像是经历一场虔诚的仪式,人们把对新一年美好的期待和祝愿,都揉进了这一场普天同庆的仪式里。而热闹,就是这场仪式的乐章。人们用最极致的口腹之欲、最喧闹的声响、最鲜亮的色彩,来确认“我们”还在,“生活”还在,“幸福”的念想还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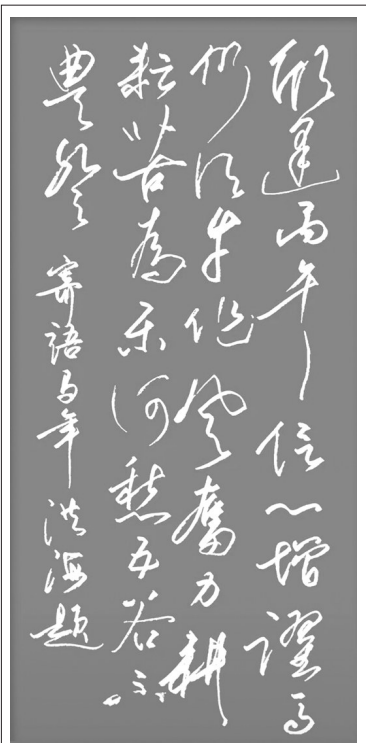
当人们摆脱了对物质的渴望,就会转向对精神的需求。新年,也会从一场热闹的仪式回归到日常烟火中的安宁和满足。

又一个新年,猝不及防地到来

了。在无尽的时间之流中,新年的刻度提醒自己,年龄又增长了一岁。小时候的愿望,能实现的都已经实现了,不能实现的,已经学会了与岁月和解,与自己和解。新年,在波澜不惊的岁月里,变成了时光静好的注脚。如果与小时候的自己相遇,我很想抱一抱那个贪吃而瘦弱的小女孩,然后说:你的未来会很棒,比想象的还要好!

每一个新年,都是一场告别与开启。我们每个人,都活在热闹与安宁的烟火图景里,是看画的人,也终究是那画中浓墨铺陈的美丽风景!

新的一年,祝好!给自己,给身边的人,给这美好富足的太平盛世。



书法

孙洪海 作



国画

刘强 作

福翩翩

□ 孙静

站在城市的阳台,我眺望新年的门槛,却撞见了童年里的自己。窗外的霓虹将夜色浸染得流光溢彩,在这光晕摇曳的缝隙间,忽然一个乡下女孩静静地站在了时光的这头,与我默然对望。我俩隔着时空相望,中间横亘着的不是时间,而是与我渐行渐远的故乡。

小时候,我们乡下娃在童谣里迎来了年。小伙伴们天天叽叽喳喳在河套沿、柴垛边,扯着嗓子喊: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年的序幕,就在这童真、稚嫩声浪里,哗啦一声拉开了。

记忆中,进了腊月,父亲便成了这幕戏里的核心人物。他是村庄里唯一识文断字的教书先生,腊月一到,夹着红纸的乡亲便踏着晨霜,络绎步入我家院落,请父亲写下新一年的祝福。虽然坊间常说,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,但父亲在乡里乡亲中的威望还是很高的。他常常帮老乡写信,写文书,尤其是要过年的时候,总是忙着给大家写春联。

早饭后的父亲,把饭桌放在炕上,我和姐姐围在桌角,父亲净手、裁纸,神情肃穆得像在举行仪式。父

亲认真裁纸的模样至今刻在我的脑海里,仿佛联语里的美好会因他的稍不留神跑掉。那些等待的老乡,往往坐在炕上和祖母、母亲围着火盆唠些家常,油盐酱醋的闲谈间,父亲就把春联写好了。那些“福”啊、“五谷丰登”啊、“人才两旺”啊,像是从笔尖里长出来的,带着庄稼人最朴素的体温与心跳。我和姐姐,则像小燕子飞来飞去,把这些写好的春联晾晒到阳光下。

父亲的笔墨好像抚摸过田地里的瓜果,丰收的喜悦挂在老乡的嘴角,他们夸父亲写的春联好。每当我和小伙伴们在她家院子里玩耍的时候,那闪烁燃烧的旧红,成了我心中说不出的骄傲。那是艰难生计里人们对“美好”二字最坚定的信仰,是父亲用笔墨为苍白的日子点染上的不容置疑的暖色。那光芒,也成了我离开故乡几十年来一团吹不灭的星火。

如今,我常常拿起父亲曾经握过的毛笔,书写生活点滴,憧憬美好未来。“福”字落在喜庆的大红纸上,它仿佛从父亲苍老的手中翩翩飞来,穿过几十年的烟尘,落到了我认识的地方。



书法

杨宝林 作



篆刻

王国柱 作

吟诗作赋抒胸臆,摄影书画绘山河。如果您也热爱诗词、散文、摄影、书画创作,就请加入我们吧!

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管理员微信,备注“诗词散文”或“笔墨光影”字样,管理员会邀请您进入相应的交流群,共赴风雅之约。

我们在这里等您!

